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太虚大师全书

TAIXU DASHI QUANSHU



太虚大师全书

杂藏·
时论
演讲
(二)全

第二十七卷

宗教文化出版社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本卷目次

演 讲

从香港感想说到香港的佛教	3
在东普陀同成了观音菩萨	11
菩提场之念佛胜义	14
禅宗六祖与国民党总理	19
觉苑应为修七觉之苑	25
如何发菩提心修菩萨行而不退	31
由三种所依显念佛胜义	37
因果	42
听讲“现代中国佛教”之后	46
中国佛学会会员大会开会辞	51
佛教之新认识	53
学佛与佛学	64
初抵缅甸向欢迎群众致词	67



本团之宗旨与访缅之感想	68
中国佛学与青年	71
因果观念与心理建设	73
缅甸青年之佛学方针	75
体念观音菩萨的精神	78
青年修养与佛教	80
中国前途的希望	82
中缅印要在佛教中联合起来	84
佛塔的光明	87
佛法与世界文化	89
祝印度佛教的复兴	90
中国佛教的近况	93
在加尔各答孟加拉佛教会欢迎会讲	96
印度文化的复活	98
初转法轮与摩诃菩提	100
阿育王纪念会献词	102
中印文化需要交流	105
谈印度语文的统一	107
拘尸那与涅槃	109
在锡兰科伦坡麻里卡坎达最高巴利文学院致词	111

锡兰佛教与中国佛教的关系	113
中锡佛教应有密切的联合	115
从锡兰佛教的和合说到中国佛教会的整理	117
我来锡兰的感想	119
论中锡女界的关系	120
欧美需要佛教的明证	121
可尊敬的锡兰佛教	122
所希望于星洲佛教徒者	124
访问团南来之意义及其成就	126
怎样增高佛教在国民中的地位	129
佛教的德相	132
为国家与佛教着想应努力实行菩萨行	134
佛教与中国女学	137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140
南洋佛教会之展望	143
南洋华侨与宗教	145
访问南方佛教国的临别赠言	148
出国访问经过及世界三大文化之调和	152
为私立云栖儿童教养院儿童训话	157
毕业与休假	159



庆祝胜利年的新的庆祝意义	162
欢迎缅甸记者访华团致词	167
为汉地堪布翻案	169
中国文化及佛教于战后与欧洲民族之关系	179
佛学大意	184
欢迎罗达克利西那先生致词	190
原子能与禅定神通	193
胜利归来话佛教	199
原子时代的佛教	203
佛法要义	208
佛是我们的善友	210

时 论

向军民长官呼吁和平	215
世界未来大战之救济	218
电邀达赖来京	225
上国民会议代表诸公意见书	226
根本救灾在全国人心的悔悟	232

中国危机之救济	239
因辽沪事件为中日策安危	250
读西藏比丘血泪书告中央政府及国民	257
佛法与救国	263
佛教与护国	269
劝全国佛教青年组护国团	273
论大学教授救国宣言	280
世运之转机	285
内政部今颇注重宗教	291
甘地运动的成败关系世界文化	294
告暹罗国民	299
怎样平世界两个不平	302
达赖逝矣西藏将奈何	305
人间苦海的回头是岸	307
论第二次泛太平洋佛教青年会大会	311
佛法根本教义与时局之关系	315
欧洲佛教大会的论争	323
论建立国际合众国	326
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略评	328
觉乎否乎可以觉矣	331



文化与民族及人类的存亡关系	337
世界和平运动的罗斯福	340
汉藏互派僧侣游学与何键电请提倡纲常	342
复兴佛教僧侣应受军训	345
日伪亦觉悟否	348
降魔救世与抗战建国	355
佛教徒如何雪耻	362
通告全国佛教徒加强组织以抗战	366
从沟通汉藏文化说到融合汉藏民族	368
佛教的护国与护世	371
成佛救世与革命救国	373
占海南岛之威胁与对佛教国之诱略	376
欢迎印度民族领袖尼赫鲁先生	378
七七纪念的两个特点	381
服务国家宣扬佛教	383
佛教与反侵略的意义	388
应破之迷梦与应生之觉悟	395
应罗斯福总统邀请之和平建议	398
佛教与国际反侵略	403
欢迎缅甸记者团	4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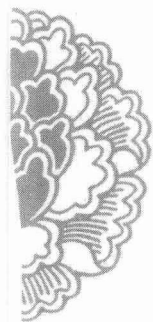
反侵略要有坚强力量	409
出钱劳军与布施	411
抗战四年来之佛教	413
建立人间的永久和平	422
改进藏族经济政治教育之路线	434
中印之回溯与前瞻	443
佛教徒与国民外交	447
抗战五周年之新意义	451
西藏问题之适当解决	455
联合国战胜后之平和世界	462
因果昭然纵恶者可以止矣	488
中国建国的根本要事	491
所望于上海市参议会	495
原子弹归爱好和平的科学家保管	497
呼吁美苏英倡导和平	499
救西洋之乱即救世界之乱	501
致日本佛教徒电	502
为沈阳事件告中国台湾地区朝鲜日本四千万 佛教民众书	503
为日本犯中国电告其国佛教徒	506

致日本佛教联合会书	508
告日本佛教大众	510
电告全日本佛教徒众	512
日本三千万佛教徒可起来自救救国民矣	513
告日本四千万佛教徒	519



演 讲

杂 藏



从香港的感想说到香港的佛教

——二十四年十二月在香港利园佛教

联合欢迎会讲——

今天承香港佛学会及香港各佛教团体的领袖，在利园开了这个盛会，因此得与各位聚集一处谈佛法，是非常欣幸的！不过听了苇庵总代表对本人的奖饰，陈静涛居士述说本人行迹的过誉，王学仁会长的欢迎颂词，这些都是使我不敢当的！我这次到了香港，发生两种的感想：

第一，关于我本人在香港之经过：我来香港连此次已有五次了。第一次在宣统二年，因赴广东，经过此地，虽只逗留一两天，漫游一遭，但对香港那种星光灿烂如仙山一样的印象，至今尚留脑际。宣统三年，从广东去沪过此地，但船未登陆，此可不算。第二次在民国九年，那时因在广东非常国会议员俱乐部讲经圆满后，由觉一



法師与陆逢仙，吴子芹等居士发起要我来香港讲经，于是又住了旬日。当时除了在名园公开讲经演讲；并且还有小部人作三论、唯识的研究。第三次是我应星洲僧俗同人发起的星洲讲经会；今在座的苏慧纯居士是其中发起的一人，去时亦未登陆，回来，船在香港停泊一天，与同船之福建教育厅长黄琬等登岸，同游青山寺。寺里正在开坛放戒，人众很多，于是他们便临时集会，要我说法。这次颇有些感想，因为第一次来时，香港纯是西洋文化弥漫的时期，寻不出一些佛化；第二次因来此一番的讲经，作了佛法在香港肇兴的征象；而到了这第三次，已有青山寺等佛教的寺院成立了；第四次是在民国十七年，我将从中国漫游欧、美，船过此地，乘暇访潘达微居士及证道学会的一位英国先生，时与译话的有今在座的韦达居士，只耽搁了几点钟；第五次就是现在。深觉佛学的研究和佛教的信行，在香港已较过去时代的现象进步得多，已能于各层社会透彻融贯，故今日乃有香港佛教各团体及对佛法有相当倾信的来宾，以佛法因缘来聚集于一处，由此引起我今昔不同的感想，而我此次所得的印象，比以前更佳了。

但是于中最有意义的，是第二次在名园讲经，第五

次在利园集会。因人类众生所过的生活，莫非在财、色、名、食、睡的五欲中；以中国的习惯名字说，就是名和利而已。五欲中的名，便是名利的名；其余财、色、食、睡的四种，都可以包括在利中。故谚云：世上所有的人类，不出名与利的两种人，名利二字，实足以包括一切人事而为世间法的代表。前第二次在名园讲经，已于世间法中种下出世间法的种子；现在第五次来利园说法，早形成了一个清净庄严的“佛学会”，已从世间法表现出世间法了。这是吾对于来港各次不同的感想。

第二，从香港是特殊的地位所生的感想：在表面上看，香港是由西洋近代文明所开辟的地方，其实，香港所以繁盛兴旺，多半因为向来是中国人聚居之处，故不但人数百分之九十余是中国人，即力量上亦出中国的居多。香港所以成为香港，实由中国民族几千年来之文化精神，加以近代几十年来的西洋文明，在这二种交叉点下的产品；故香港也可以说是中西文明的结晶体，含有历史复杂性和世界普遍性的关系。同时，香港的佛学，也可说是在中西文明的交互点中孕育出来的，是含有普遍性和复杂性的佛学。若把这具有复杂普遍性的佛学，研究而发扬流行到全世界，便可从此而建立具有普遍世



界性的佛教了。依香港是由中西文明结晶的特殊性质上，说明香港之佛教与佛学，是具有普遍世界性的佛教与佛学；故现在就来讲一点我认为是具有世界性的佛教与佛学。

所谓具有普遍世界性的佛学，其意义是什么？就是要超脱以前历史上各时代、各方域的佛教“教理”、“教制”的拘缚。盖历史的教理，分大乘、小乘，而大小乘中又各自分宗别派，完整的教法便因此趋于歧异。故现在应把这历史的佛教观念打破，要知世界上所流传的经过各时代，各处所的佛法，都以释迦佛所证悟的诸法性相为源泉；而此大觉妙悟的诸法性相，应闻法者的根机差别，流演出种种殊异的法门，故后代有在各地、各时流传的各种佛法。要之，佛法皆从一大圆觉海中流出，佛为一切法本，为一切法藏，佛在世时则依于佛，佛灭度后则依佛弟子众，所有各时期佛法的结集与传持。其在印度第一时期结集弘传佛法者，以上首迦叶、阿难等为主，故成了声闻乘三藏的盛行。到了四五百年以后，内部已因诤论分裂至十八部或二十部，渐渐失却信仰；时乃有马鸣、龙树、提婆、无著、世亲诸大菩萨兴起，而大乘佛教遂应运弘盛；已在衰微中的声闻乘各派，已



失其抗衡之力，乃渐摄归于大乘，此为第二期的菩萨乘佛教。大乘佛教到佛灭后千余年间，也渐发生大乘性相空有的对抗。后来，因佛教形成一般民众普遍的信仰，切于实际修行的要求，乃有龙智菩萨出而兴立密咒乘；故第三时期的佛教，就是密咒乘兴盛的时期。

印度三时期的佛教辗转流传到今世者，其第一期，可以锡兰、暹罗、缅甸代表之，由锡兰、暹、缅之现代佛教，可以考察到古印度第一时期的佛教。第二时期可由中国汉文所传经典去研究之，由中国汉地流传于日本、高丽等处。第三期经典中国亦有，但能代表者，是中国西藏、蒙古等地区的佛教。故有印度三时期之佛法，乃成今世锡兰，中国汉地、藏地三系统之佛法，再由三系统还源回复到印度三时期，由印度三时期还源到佛说的法源，整个佛法的总相不难洞明了。

今世科学昌明，交通便利，东西千万里、上下数千年之世界，皆为人迹所至，人文所通之处，故佛教和佛学亦应从此等广阔之意义上去建立和研究。在此种世界性佛学意义之上，与前人所讲佛学的观念不同。譬如说第一期佛教二十部派的分裂和争论，其时已成了重大的问题；但到了第二期，大乘起而与小乘对峙，甚而全然